



珍·奧斯汀傳

Jane Austen: A Life

克萊兒·唐馬林 *Claire Tomalin* 著 | 周春塘 譯

文學大師 **陳若曦** 強力推薦

我的來福醫師說他會把我的病治好，但如果他不成功，
我會設計一塊紀念碑，把它放在祭司長和牧師會的面前，
讓我牢牢記得替這個虔敬、學究氣十足，但毫無私欲的軀體做一點矯正。

—— 珍·奧斯汀的最終遺言，1817年7月18日，得年42歲

我們應該認識的 珍·奧斯汀——
一無瑕疵的人格、耀眼的智慧、寫作的謙遜和個性的安詳。

五南

珍·奧斯汀傳

Jane Austen: A Life

克萊兒·唐馬林 *Claire Tomalin* 著 | 周春塘 譯

JANE AUSTEN: A LIFE by CLAIRE TOMALIN

Copyright ©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VID GODWIN ASSOCIATES LTD. (DGA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XX WU-NAN BOOK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世界名人傳 016

珍・奧斯汀傳

JANE AUSTEN : A LIFE

作 者 Claire Tomalin

譯 者 周春塘

發行人 楊榮川

總編輯 王翠華

主 編 黃惠娟

責任編輯 盧羿珊 李鳳珠

封面設計 黃聖文

出版者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 (02)2705-5066

傳 真 (02)2706-6100

劃撥帳號 01068953

戶 名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wunan@wunan.com.tw

法律顧問 林勝安律師事務所 林勝安律師

出版日期 2014年11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480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珍.奧斯汀傳 / Claire Tomalin著; 周春塘譯.

-- 初版. -- 臺北市: 五南, 2014.11

面; 公分. -- (世界名人傳; 16)

ISBN 978-957-11-7812-7 (平裝)

1. 奧斯汀 (Austen, Jane, 1775-1817)

2. 傳記

784.18

103017277

譯序

對愛好文學的人來說，英國十八世紀末葉的珍·奧斯汀是一位名滿天下的作家，她的《傲慢與偏見》是一冊無人不讀的小說。不過儘管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和難以數計的讀者，她在當時卻是一個沒沒無聞的人物，她的寫作不過是自娛娛人的家庭活動，很少人知道她的名字，或者關心她名字以外的事情。她的《傲慢與偏見》和《理性與感性》曾一度暢銷，她的《愛瑪》也因曾向執政王獻書而風行一時，但處在當時轟轟烈烈的大時代中，戰場上有叱吒風雲的拿破崙和納爾遜上將，文壇中有所向披靡的強生博士，歌頌戰爭與英雄的司各特，宣揚女權運動的沃爾史東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而她自己過分的謙虛和匿名出書的習慣，使她的名聲始終幽暗而不彰。

她去世後二十餘年，倫敦一家書商有意出版她的書，但想知道一點這位「女作家」的生平，她年近花甲的哥哥亨利·奧斯汀卻拿不出來，只能一再道歉說：

我親愛的妹妹沒有轟轟烈烈的一生，……她的行為沒有日記的紀錄，言談也沒有旁人的保留。不瞞你說，她想像中最遙遠的願望才是成為任何（？）狀況下一個公眾的人物。

引文中的疑問號是亨利自己加上去的，說明了他妹妹隱姓埋名的生活全是自己的選擇，不足為外人道也。

雖然一無波瀾的生涯給了珍·奧斯汀個人的自由，卻為寫傳記的人帶來困擾。我們的傳記作家克萊兒·唐馬林找不到任何可靠而具體的資料，她二十萬言的《珍·奧斯汀傳》採用的是烘雲托月的迂迴方式，她花費了八成以上的篇幅描寫奧斯汀龐大的家族，遠房近房的親戚，他們的配偶，舞廳裡的陌生人，甚至二十里路外毫不相干的鄰居。除非讀者是個「奧斯汀迷」，連最微小的細節都不放過，一般閱讀此書的人需要很大的忍耐力。幸虧作者體諒，她坦誠地說：「不論我們對她的家人有多了解，我們仍然看不透珍，不論你從哪一個角度出發。」因為我們想了解的不是別人，而是珍自己，然而「她對自己一無強求，從不局限自己的天地，無意取得英國小說家的一席之地，即使對她外表的容貌而言，我們也不能清楚抓住。」更困難的是珍倔強的個性，要你跟她保持距離，你可以談論她，但她一再警告，別太親密了。「她尖銳和不能忍耐笨蛋的天性，讓人時時擔心會冒犯、曲解她，甚至愚蠢地對她睜眼睛說瞎話。」

唐馬林女士不敢擔保自己的言論無誤，但明白奧斯汀愛說笑話和從不譏諷的美德，遂放心說，隨她笑吧！這是閱讀本書的一大樂趣，她把我們放在客觀的事實中，給我們自由思考的空間，讓我們認識一位充滿自信，風趣智慧，既平凡又奇特的女子。如果說珍的成就是另一類生命的高峰，置榮華富貴、生死苦樂於度外，也算是轟轟烈烈的行徑，我們沒有過分。她與時代的不

同在於個人的風格，拿破崙的雄心與她背道而馳，司各特的熱鬧與她絕緣，她了解女性的痛苦，但不同於沃爾史東克拉夫特的大聲疾呼，她默默耕耘，在無言中展現了女性特有的優點和價值。然而她和平的女性主義勝利了。她感動了世界，也感動了司各特。司各特於一八二六年——也就是珍·奧斯汀去世後的第九年，在日記裡寫道：

那位年輕的婦人很有才華，能奇妙地描寫日常生活中所見所聞。對我來說，這是我生平中遇到最奇妙的事。狗群汪汪大叫的調子我隨時都會做到，但尋常人世間生花的妙筆，化平淡為神奇，在筆墨間尋找真理，則非我的能力所及。

用「狗群汪汪大叫」(the Big Bow-Wow)的形象來誇張男性化的語調是司各特出人意表的謙虛，但這話說盡了奧斯汀作為女性作家截然不同的成就。她的作品無不是平淡中的神奇，在我們看似刻板單調的生活中發現了複雜的人性，在現實的世界中塑造了驚天動地的新世界。用她自己的話說，她以「一支纖細的筆桿」，在「一支小小（兩吋寬）的象牙」上書寫，而文字的秀美媲美莎士比亞。就以《理性與感性》或《曼斯菲爾德莊園》來說，它們在詮釋上有與莎士比亞同等開放的空間，你可以對瑪麗安·戴希梧，或者瑪麗·克勞馥做任何的評價，你可以喜歡範尼·普萊斯，也可以討厭她，但無傷宏旨，因為「莎士比亞的劇本和奧斯汀的小說是富有生命的藝術

作品，它們的意義是日新月異的」。這便是司各特所說「筆墨間的真理」，使她從沒沒無聞的隱士一變而名滿天下的最大理由。

但唐馬林女士所用龐大的篇幅筆墨描寫她周邊的人物和童年時代的生活背景也並非浪費。父親的好學，母親的幽默，哥哥們演戲的天才，姐姐凱珊嘉的沉著，表姐艾麗薩的浪漫……無一不構成她私人的天地，塑造她人格的特色。她父親老著臉皮向書商兜售她的處女作《第一印象》（《傲慢與偏見》的初稿）（第十二章），肯定給了她感動和慚愧。如果母親病重時能寫一首調笑死神的打油詩（第十七章），無疑會養出一個不向死神低頭的女兒。儘管有時她稱呼廚娘為「下走」（Under），管家婦為「刷丫」（Scrub）（第八章），她對女性勞動者仍有由衷的同情和尊敬。

矛盾是人之常情，沉默才是後天的培育，作為教區牧師的女兒和兩位英國皇家海軍軍官的妹妹，奧斯汀不談宗教和政治是可以理解的。在教堂中她看見了太多「陽奉陰違」、「腐敗的牧師」，而「每個軍人，……變成了卑鄙的寄生蟲，或者險惡的淫媒」，這些沃爾史東克拉夫特當時大聲疾呼的口號，她不會不同意，卻沒有必要在家中傳播，自討沒趣。她最崇拜的「道德詩人」威廉·考伯（William Cowper）對狩獵的厭惡，和對這「可憎的遊戲／……靠自然的淚水和死亡的悲鳴／豢養自己」的詩句，也耳熟能詳，但在她狩獵槍聲中長大的兄弟面前，她從不發表意見。

然而唐馬林女士最大的成功在藉奧斯汀的私人生活指出她作品的意義。例如《傲慢與偏見》這冊最受歡迎的「快樂的喜劇，……夢幻一般的大團圓」，卻寫成於她姐妹兩人最淒慘的時期：凱珊嘉未婚夫的去世，和她自己初戀的夭折。她書中情節和她實際生活的南轅北轍，讓我們感覺到她在全力「營造一個讓自己開心的藝術作品，創造一個與她生活截然相反的另一世界」。這無疑是一場生命和沮喪的搏鬥，超越了理性和感性的劃分，而在奧斯汀歡笑的背後，我們發現了另一個深沉的奧斯汀。談到她的「喜劇」，我們不能忘記了另一位女作家卡瓦納（Julia Kavanagh）早在一八六二年說的話：「假如我們認真往她故事尖銳而諷刺的一面看，我們會發現世界的沮喪，不是可笑，而有時沮喪駕臨一切。」

痛苦和死亡是她不願意多做耽溺的兩件事。她重視的是生命，縱然這生命有時艱辛到令人恐怖，尤其對女人（她非常同情兩個死於第十一胎生育的嫂嫂）。她一生有兩度結婚的機會，不是錯過了，便是放棄了，在享受自由寫作的生涯之餘，像所有正常而健康的人一樣，她對婚姻仍然有甜美的憧憬。她的《勸導》，唐馬林認為是送給自己，也是送給「夏普小姐、凱珊嘉、瑪莎·羅愛德，和那位可憐的白恩小姐的一份禮物」，那些在「生命中失去婚姻機會，和無法享受第二個春天的婦人」。

一八〇六年，比她大一歲的哥哥佛蘭克結婚時，她用姪女凡尼的口吻寫了一首賀詩寄到葛麥軒莊園，道出了她對婚姻浪漫的期許和童貞的喜悅：

山頭上他們飛一般地奔跑，
來到這所遼闊的莊園。

看哪！牛群們低頭吃草，
奇怪今天怎麼鬧翻了天！

跑呀，兄弟們，來到園門口，
園門又大又漂亮。

我們在此守候已久，
歡迎我們叔叔的新娘！

轎車終於不再飛跑，
到了到了，他們慢下了車輪，
問候我們的叔叔你可好？
還有你，我們親愛的夫人？

的確，慣於讀她小說的人在這裡會感到無比的清新，這是不是她的又一面貌呢？但這得由讀者自己去判斷了。她於一八一七年七月十八日去世，得年四十二歲。臨終前她曾寫信給姪子詹姆士·

愛德華說：「我的來福醫師說他會把我的病治好，但如果他不成功，我會設計一塊紀念碑，把它放在祭司長和牧師會的面前，讓我牢牢記得替這個虔敬、學究氣十足，但毫無私慾的軀體做一點矯正」。

這是她最終的遺言，勝過溫賈斯特教堂墓園裡一百二十五字的碑文。感謝唐馬林女士，她以傳記學家的嚴謹和小說家的細膩，在學術的高牆之外重建了奧斯汀的形象。我們為之耳目一新。

周春塘

序於新店花園新城攬翠樓

目錄

譯者序
(3)

1 一七七五年 1

2 志在青雲 17

3 學童天地 35

4 上學 51

5 法國關係 65

6 壞行爲 91

7 婚禮和葬禮 111

8 鄰居 129

9 舞蹈 151

10 洋娃娃和紙牌人 163

11 一封家書 171

12 防禦系統 181

13 東肯特郡的朋友 199

14 跟母親旅行 213

15 三本書 231

16 二十五歲 249

17 曼尼岡 259

18 手足之情 279

19 又一宗死亡 293

20 橋頓村舍 301

21 曼斯菲爾德莊園 321

22 獻書 347

23 女魔法師 367

24 學院街 387

25 後記 397

附錄 I 珍·奧斯汀臨終時的疾病 415

附錄 II 奧斯汀家人對奴隸買賣制度的態度

1 一七七五年

一七七五年的冬季有夠狂暴。吉伯特·懷德（譯者注：Gilbert White，1720-1793，英國自然科學家）說漢普郡（Hampshire）塞爾白恩村（Selborne）裡的樹幾乎落盡了葉子。他在日記裡寫道：「樹木開始變得光禿禿的」十五英里外，在地勢稍高的史蒂文敦（Steventon）鎮裡，在片片樹葉脫落聲中，郊區牧師的妻子天天盼望著她第七個孩子的到來。那年她三十六歲，結婚了十一年頭。四個壯健的男孩在牧師公館周遭奔跑不停，包括屋後的大花園、坡地和一望無際的草原。她的大孩子詹姆士年僅十歲，受到父親好學的影響，有點學者模樣。她唯一的女兒凱西則愛跟在媽媽身旁，跑農場、餵雞鴨。元月到時，她將滿三歲。除了奧斯汀先生的書齋，這所房櫥一點也不寧靜。

十一月過得匆忙，還飄起雨來，孩子們被困在家中。月底時分，不到下午三點鐘，天便暗了下來，午餐若想不點蠟燭，還得儘快結束。但嬰兒仍然沒有消息。十二月到了，也帶來了讓人抱怨的奇寒，一陣陣刺骨的霜風把湖水凝結成冰，這倒給了孩子們溜冰的好機會。不過十二月十六日那天，懷德的日記指出，卻是一個「有霧，有陽光，是個甜美的好日子」。

十二月十六日正是珍·奧斯汀誕生的那一天。她一再延誤的產期，給了她父親一個小笑話，他和妻子在這「晚境中變成了一對差勁的計算家了」，那年他四十四歲。^[1]在他所寫的信件中說，嬰兒傍晚時分出生，沒有預兆，也沒請醫生，但像生孩子這樣尋常的事，找醫生未免大驚小怪了，更何況，最近的醫生也在七英里路外的貝辛斯托克鎮（Basingstoke），路況又欠佳。總之，「一切順遂而圓滿」，他很高興得到了第二個女兒，算是「姐姐凱西的禮物和她未來的玩伴。她的名字該叫珍妮。」喬治·奧斯汀的信接下來說的，是他跟肯特和漢茲兩位朋友約好了農耕競賽，如果天氣允許的話，此事是他特有的興趣，以一塊牛肉為輸贏。僻遠地區的鄉村牧師除了是靈魂的牧人外，還是道地的農夫呢！

正如奧斯汀家庭裡所有孩子一樣，女嬰當時便得到父親的洗禮，教堂儀式則要稍後舉行。然而此刻，嚴寒的冬天也真正開始了，奧斯汀先生的農耕競賽取消了，因為大雪紛飛，連綿不斷，堆雪之高，淹沒了他家大門。不久街道積滿了雪，幾至無法通行，雞群走不出雞欄，野鳥來到廚房門口尋找麵包屑。「險惡的、西北利亞式的天候」，懷德日記裡的用語預告了這次浪漫而奇特的降雪，布滿大地，結成冰塊。新生的羔羊凍倒在地，野兔來到菜園尋求食物。

[1] 喬治·奧斯汀一七七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致堂嫂蘇珊娜·華爾特信函。見R.A. Austen-Leigh, 《奧斯汀書信集》，一七〇四—一八五六》（*The Austen Papers*）（以後簡稱AP），頁三三十一。

牧師公館的樓上，奧斯汀太太躺在四角支柱的床上，包裹在溫暖的羽絨被裡，嬰兒則睡在她身旁的搖籃中。此時在家中奔走的，很像是奧斯汀先生的姐姐費拉德菲亞·韓卡克，她幫忙清理和烹飪，照顧孩子的飲食，並替產婦做些洗滌工作。^[2]女僕們生火煮茶，當奧斯汀太太願意時，洗衣婦也可從城裡過來，忙上一天，雖然清洗的衣物常常在晾乾前便結成冰塊，而屋裡無處不是待乾的床單和嬰兒用品。奧斯汀先生午餐後也許會照常給孩子們朗誦，但男孩們寧願在樓上樓下亂跑，讓沒有地毯的地板發出噪音。奧斯汀太太至少有兩個星期不能下床。

除了極少幾位健壯的騎馬客前來祝賀，並帶來他們妻子的賀禮外，鄰居很難登門造訪。聖誕節前夕，孩子們在窗口掛上了傳統的花環，而聖誕節一早，奧斯汀先生慎重地穿上馬靴和外套，登山來到他狹小、沒有暖氣的石砌教堂——聖尼古拉斯教堂，盼望有足夠的陽光讓他向辛苦趕來的農夫和村民宣講道義，完成慶典。狄威一家人肯定會來，他們住在教堂隔壁，是石屋莊園長期的住戶；主人修·狄威耕種了史蒂文敦半鎮的土地，氣派儼然像個莊主。慶典過後，奧斯汀先生

[2] 根據奧斯汀太太給她堂嫂 Susanna Walter 夫人的信（1772 年十一月八日，4p. 頁二八），Philadelphia Hancock 於 1772 年一月要求來協助 Cassandra 的生產，儘管那年旅行不很便利。此外，她至少曾一度來幫助過喬治的出生。女性朋友或者家庭中女性成員常會被邀請助產，例如奧斯汀太太便曾幫助她妹妹 Cooper 太太的生育。費姑母 1775 年正好在倫敦，很容易來 Stevenon。

在白雪皚皚的靜謐中回到家裡。整個史蒂文敦的鎮民不到三十戶，他們的房舍一字排開，面對牧師公館。全鎮沒有商店，也沒有客棧。

如果費拉德菲亞姑母真的在珍妮家幫忙，表姐貝喜當然會在場。貝喜是個嚴肅、皮膚稍黑但相當漂亮的女孩，她出生於印度，父親此刻還在印度，費姑母曾表示要把她送回印度去。貝喜那年十四歲，幾乎已經成年，比任何一個史蒂文敦的孩子都大，在他們眼中，她顯得出奇的世故。她住慣都市，亦即倫敦，她在倫敦有一匹馬，這是奧斯汀孩子不能想望的奢侈，當她不騎馬時便跟母親坐車，從不步行。她會法語，十歲時還登臺演過話劇，她有一口大鍵琴，四串珍珠，是她父親剛送來的禮物。^[3]詹姆士、愛德華，甚至四歲早熟的亨利，都用極其羨慕的眼光打量這位表姐的行動。

當孩子們被允許進入媽媽的房間時，他們看見初生嬰兒有一張圓圓的臉孔，胖胖的臉頰和一對明亮淺黑色的眼睛。大家一致同意，她初看時最像亨利，而亨利又高又大，因此珍也應當會又高又大。奧斯汀太太給珍餵母乳，一如她所有的孩子。她知道不管天候好壞，她產後至少有一

[3] 珍珠事，見 Tysoe Saul Hancock 給費拉德菲亞一七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的信（4P，頁八一），大鍵琴，見一七七二年一月三十一日信（4P，頁六〇），至於演話劇一事，見一七七一年十一月七日信，不列顛圖書館手抄本，Add. MSS 29,236。

個月的時間不能跨出大門一步，^[4]而西北利亞式的寒冬顯然沒有給她太多的變數。二月到來時，雪融化了，但洪水暴漲，她依舊裹足在家。然而如此一來，嬰兒卻意外得到了母親沒有分心的照顧，小珍躺在一樓的臥室裡，足足享受了三個月的溫馨和舒適。

冬天終於結束了，費姑母和貝喜也打道回府，奧斯汀太太恢復了她例行的家務事，重返牛欄和雞棚。四月五日早晨，天氣粗暴陰暗，但陽光還是露了面，小珍被牢牢裹在布包裡，藏在媽媽的長袍下，媽媽又加上了一兩條圍巾，然後全家浩浩蕩蕩出發前往教堂。尼古拉斯教堂墓地裡有一株高大的紫杉樹，樹幹裡藏著教堂大門的鑰匙，教堂的古鐘掛在門口，而入口拱門的兩側有兩顆石刻的頭像，一男一女。這便是珍妮莊嚴公開施洗和命名的地方。她有兩位教母（godmothers），或稱「命名人」，一位叫珍斯，是她父親在肯特郡的伯母，另一位是她母親在牛津郡的堂姐。不過看樣子她們沒有必要千辛萬苦前來出席這場命名禮，實際到來的教父（godfather）可能是與奧斯汀太太表妹有姻親關係的一位牧師，家住蘇勒郡。施洗禮中，教父母在事先認定是正常事。^[5]從事實上說，他們無論是誰，都沒有替教女（god-daughter）做過任何事，只是這教

[4] 奧斯汀家庭若干婦女坐月子的詳細紀錄，見Edward Austen女兒Fanny Burney的日記，保留在肯特郡檔案保存處，編號U951 P24/1-69。

[5] 兩位教母是珍祖叔父肯特郡律師Francis Austen的妻子，和Musgrave太太，嫁給珍母親家的表兄，Chinnor區的教